



飛吧，就像塔蘭那樣！

譯時雨苗·齊文王 作娃魯拉別

版出社軍空民人

目 錄

「飛吧，就像塔蘭那樣！」	(一)
順帶的事情	(七)
用一個航行燈	(一一)
在敵人的後方	(一四)
倒霉	(二六)
攔截	(三一)
旭日東升	(三七)
意外的發生	(四〇)
天災	(四九)
在海上	(五五)
嬌嫩的客人	(六六)
霧	(七五)

「飛吧，就像塔蘭那樣！」

一九三一年的夏季裏，基洛夫城共青團市委會，來了一位十九歲的共青團員——戈利果里。塔蘭，他懇切的請求市委把他送到飛行學校去學習。

「工廠裏允許你去嗎？」市委會的幹事知道塔蘭是「紅星工廠」的優秀突擊隊員，就這樣問他。

「我們請求一下他們會允許的。」

幹事微笑着問他：「那麼你的身體怎麼樣？」

塔蘭鄭重的回答：「現在還沒有病。」

幹事笑了；同時在屋子裏的人們全都笑了。塔蘭的健康是沒有疑問的，他是個晒得黝黑健壯的、肩膀很寬闊的青年。兩臂的結實肌肉就像拳擊選手一樣，兩隻大手，好像不費勁就能折斷樹幹似的。在美麗而善良的臉上，有着一雙褐色的眼睛，敏捷的發着光。在笑的時候，便露出了勻整而潔白的牙齒。

幹事又重覆了這個問題：「那末，你是很健康的囉？」

「可能我小的時候害過病，現在記不清了。」

塔蘭被送到飛行學校去了。他對任何一門課程都發生了興趣，努力鑽研理論和實習。

當教官帶他第一次駕駛飛機着陸的時候，教官對他發生了疑問。

「朋友，你告訴我，過去你在什麼地方飛過嗎？」

「我沒有在什麼地方飛過。」

「哼，你對別人可以這樣說，但騙不了我！你怎麼的，難道生下來就是飛行員嗎？」

戈利果里高興的笑了：

「你是說我把飛機操縱得好嗎？」

「是有點那個，就像我一樣。」

在畢業前一年，學員塔蘭已經成為教官了。他教學員飛「Y-3」，而自己學習飛「U-5」，同時又進行了夜間飛行。

教官常對學員們這樣講：「飛吧，就像塔蘭那樣。」

在戰爭時期，每個孩子可以不看飛機，只根據發動機的響聲，就能知道誰的飛機在飛行：是自己的或者是德寇的。如果聽到平穩的單純「嗚——嗚——嗚……」的聲音，小孩和成年人都繼續作自己的工作，同時安然無事的抬起頭來用目光迎送着蘇維埃的飛機。但是假如傳來相反的哭喪的聲音「嗚嗚——嗚嗚——嗚……」，警報便侵襲着和平的居民。因為大家都知道，這是德寇的飛機在飛。高射炮開了火；驅逐機昇到空中，去堵住敵人的去路。

當夜間從地面上看不見飛機的時候，僅按着發動機的聲音，就可以猜出誰的飛機在飛行。同時敵人也曉得根據發動機的聲音辨別飛機。自己的是：「嗚嗚——嗚嗚——嗚……」，德寇高射炮手就隨便放過去，同時機場裏的探照燈還給這些飛機照明，如果發出平穩聲音的飛機就會遭到猛烈炮火。

……一九四二年冬季夜裏，在被匪幫們佔據着的斯摩陵斯克大地上空勇敢的飛着大型飛機，它「

「嗚——嗚——」的清晰聲音，滑過天空，於是甚至連一個敵人的高射炮手也沒有注意。

當飛機飛到德寇機場的時候，空中立刻閃耀着旋轉探照燈的光線。但飛機並沒有着陸，飛機「嗚——嗚——」的避開了機場，便消失在很遠的地方了。

這次希特勒份子受騙了，飛過去的不是德寇的而是蘇維埃的飛機，同時駕駛這架飛機的就是出名的飛行員戈利果里·阿列克謝維奇·塔蘭。

當機場上閃爍着探照燈的時候，塔蘭向下一看，微笑的說：「一晃一晃的——你別引誘我啦！我們很想到你們這裏作客，但是不行。」

副駕駛員蘇托夫補充說：「暫時再見，等回來的時候你們再照吧！」

經過一小時之後飛機返回來了，於是在機場上的探照燈，又重新殷勤的閃爍着。飛機從側面急馳而過。他就用這樣「嗚——嗚——」的聲音飛過了前線，而以後又用平時的自己的平穩聲音，飛回了自己的機場。塔蘭高興極了。

塔蘭的「嗚——」飛機是塗着白色的，於是駕駛員很喜愛地稱她爲「白雪公主」。在大地遮滿了雪的情景下，她偽裝得非常成功。但是「白雪公主」是響着平穩的聲音的，就像整個蘇聯飛機一樣。因此有時塔蘭飛向敵人後方的時候，德寇便發射了高射炮的火炮。

怎樣能欺騙他們，如何隱避飛過他們的上空呢？

塔蘭沉思着：是否可以讓「白雪公主」照着德寇的聲調叫喚呢？他們是「笛塞爾」的發動機，因此他們叫出來的聲音不均，而且哭喪着。假設讓兩個發動機的轉速不一樣呢？

坐在操縱盤後面，塔蘭開始了試驗。他使這個發動機比另一個轉的慢。於是發動機便發出了「嗚

「啊——嗚……嗚——啊——嗚……」的聲音。

塔蘭說：「不對，不是這樣叫！」

蘇托夫建議說：「減左面的。」

聲音變了，和德寇的相似：「嗚——嗚……嗚——嗚……」

塔蘭像六弦琴手對弦一樣，緊了這根又緊那根弦，增減着發動機的轉數，直至飛機完全像德寇轟炸機「B-29」一樣的叫起來為止。

這隊長向自己的飛行員們這樣講：「飛吧，就像塔蘭那樣。」

飛行員們坐在靠近機場邊緣野草叢生的草地上，戈利果里，塔蘭在人們的中間坐在樹墩子上。這是短時間的休息，而在這個時間內飛行員們經常聚集在一起。塔蘭快活的敘述着：

「這已經是很久的事情，有一次在敵人後方，我覺得是迷航了，天很黑也看不見地面。我考慮着，應當檢查一下。根據時間的計算，離這不遠應該有一座橋——在起飛前，我已經在地圖上劃上了記號。當然我知道，有很多德寇高射炮守衛着這座橋。於是我開始盤旋着找到了這座橋。福利茨（即德寇）聽見我的聲音，但是看不見，因此用高射炮開始向黑暗育射。炮火四面八方的照耀着，而我正是需要這個。從這裏我已經知道航向。」

我飛到目的地……這是什麼？很多明亮的火堆在燃燒着。不，這不是，我想不能上他們的當！我們的人在後方不能燃起這樣的火來，這是他們擺設的圈套！按着火堆的煙柱可以看出來——風由東往西吹。啊！我已經知道了，這是德寇被我們部隊追得集中到這裏來了。我往西飛去，於是便看見了我

們的火堆……」

飛行員們很愛聽塔蘭的敘述。他比其他他人飛的多——向敵人後方飛過二百多次夜航！那裏最危險，他便第一次飛到那裏去。他比別人更清楚地知道：怎樣隱蔽地穿過前線，怎樣躲在雲中或者挨着地面以避開高射炮射擊。塔蘭以他美麗而動人的面部的表情和手勢，活潑而愉快的敘述完了。

飛行員都等着他繼續講下去，但是塔蘭發現年青的駕駛員阿列克塞耶夫向他們這裏走來，他便站起來去迎接他。

阿列克塞剛到隊裏來，他接受了向敵人後方飛行的任務。

塔蘭問他：「喂，怎麼樣？」

「我不知道這個航線。應當好好的作準備工作，但研究航線也來不及了……」

「喂，朋友，你這樣的發愁是沒有用的。」

「那我怎麼辦呢？你沒看見，沒有時間了。」阿列克塞耶夫皺着眉頭回答說。

「這樣吧：我也去。我在前面飛，你跟着我。」

「但是，你不是剛飛回來不久嗎！」

「那沒有關係……」

夜間，向指揮員請示，得到允許後，塔蘭和阿列克塞耶夫載着軍火起飛出發了。在前線，兩架飛機遭到了炮火的激烈射擊。塔蘭自己的飛機一會向右，一會向左，一會降低高度，一會又爬高，盡力的躲避着砲彈的爆炸。但是他的視線，一分鐘也沒有放過阿列克塞耶夫的飛機。它也同样躲避砲彈的爆炸，但是周圍的火力壓縮着它。這時塔蘭不顧一切的打開了自己飛機上的座艙燈，以便把德寇的注

意力，從阿列克塞耶夫那裏引向自己。敵人是根據了聲音向阿列克塞耶夫飛機盲目射擊的。現在他們集中全部火力，向看得清楚的塔蘭的飛機射擊了。

阿列克塞耶夫退出了射擊區。塔蘭熄滅座艙燈，於是作了一連串的機動飛行，安然的退出了射擊區。共產黨員塔蘭飛行員，捨身救出了同志。

「就像蘇聯英雄塔蘭那樣飛吧！」當戈利果里·阿列克謝維奇·塔蘭榮獲蘇聯英雄稱號時，飛行大隊長都這樣講。

順帶的事 情

當塔蘭飛近目的地時，天已開始發白了。做標誌的篝火，在森林空地上燃燒着。飛行員把貨物投下之後，非常低的飛過了森林空地的上空，清楚的看到了地面。

冬天已到盡頭了，而在森林空地邊緣的凹處仍有積雪。戰士們站在森林的邊上。他們仰着頭，瞭望着箱子和包裹怎樣從飛機上掉下來。

已經過了空地，塔蘭把飛機轉回來，做第二次盤旋飛行，以便讓空投員們把飛機上所剩下的貨物投下去。他又飛過空地的時候，便看到戰士們向投下來的箱子那裏去了。不知道因為啥使駕駛員感到不對頭。平常人們都是跑，而且很快的搬走投下來的東西——現在看起來，就像慢速電影一樣：慢吞吞的、沒有健旺的精神，戰士們拿起兩隻腿勉強費力地向前移動。

「難道是餓的嗎？」塔蘭這樣想。

他又一次的下降了，飛過空地的上空，仔細的觀察了人們，真是這麼一回事。

當塔蘭回自己機場之後，他的揣測證實了。從他飛過的那個地方的部隊拍來了無線電報：全部人員已經六天處在飢渴交加的狀態。這支部隊是在敵人後方鬭爭的，因此糧食和軍火只有用飛機向那裏輸送。

塔蘭決定：

「須要向他們那裏一晝夜飛行三次、四次而不是兩次，同時要把飛機裝到最大載重量。」隊長反駁的說：「那樣的話，白天也要飛行了。但這是不可能的。在那裏到處都有敵人的高射砲和軍隊。」

「我先飛一次，那時我們就可以知道了是否可能。人們正在餓着，難道我還必須死守交通規則嗎？」

塔蘭爲了盡可能多裝貨物，把飛機上的一切不必要的，連防毒面具都丟下來了。冒險的裝上兩噸半左右的軍火之外，還裝上半噸餅乾，並且在夜航完了連休息都不休息，又去照着原來航線作第一次白天飛行。

裝載過多的飛機很難操縱，而且白天飛行的危險又增大了。他和夜間一樣做低空飛行。

穿過前線之後，塔蘭忽然遇到了在路上走着德寇的騎兵。他像閃電一樣的躲到一旁。從地面上向飛機射擊了，但是自動步槍和機槍的子彈在飛機後面的某處閃着火光。要是有一個燃燒彈打到飛機上，那就不可避免的要引起軍火的爆炸！

由於方才這種危險，塔蘭氣得握著拳頭，對着後面的騎兵部隊說：

「混蛋東西，你們等一會，回來的時候我給你們一個熱呼呼的噓噓！」

經過不大的時間，他又飛到了上次黎明時所到達的那個空地上空，把貨物投完之後，便向回飛來。「你到機槍那裏去。」他對座艙機械員說。「並告訴砲塔射擊員準備射擊。現在我們要那群騎兵算一算賬。飛機要一傾斜，你們就用全力噴射！」

塔蘭駕駛的這架飛機裝有砲塔和側面機槍。在砲塔那裏坐着專門的射擊員，而掌握側面機槍的是

機械員。這架飛機是塔蘭昨天剛用「白雪公主」換的。

在「白雪公主」上沒有任何武器，因此使飛行員非常不快。當遭遇到驅逐機的時候，想還擊吧，但飛機上完全沒有武器，用什麼來打驅逐機呢？

有一天他低空飛行，看到了德寇用自動步槍向飛機射擊，把塔蘭氣的甚至臉都紅了。「難道這不是欺負人嗎，」他對副駕駛員蘇托夫說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，用手槍射擊！而我只能夠咬牙切齒的懷恨他。」

得到既新又配有武器的飛機之後，他很高興地說：

「這回可好了！現在我們不再會受欺負了！」

當塔蘭飛向目的地時，他再沒有碰上騎兵隊。飛機裝的很重，因此他就不能冒險從事，同時又難以作機動飛行。

在他向目的地那裏飛行的四十分鐘內，騎兵走出不遠，飛行員也就馬上看到他。騎兵們在公路上走着。塔蘭降落到五十公尺，從後回飛過來。稍微靠路的右側，他把飛機向左傾斜着，使射擊員便利的進行掃射，同時這又是信號。機槍在飛機上連續的射擊着，就像潑水般的火力打在騎兵隊裏。由於飛機襲擊的這樣突然，使騎兵沒來得及散開，同時子彈正殺擊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。於是飛機很快地（一分鐘四公里）速度消失在森林後面，剩在道上的是遍地的人和馬的屍體。

「够本了！」副駕駛蘇托夫高興的說了。

「不，還沒有够本。」塔蘭回答的說。「子彈還有，爲啥要把它帶回基地去。現在我們到公路那

面去，可能會遇到什麼，告訴射擊員要特別注意各個方面。」

當塔蘭飛到公路上空時，他便看見了在前面的德寇汽車運輸隊了。德寇沒有覺察到飛機是怎樣飛來的：由於載重汽車的馬達呼隆聲把飛機的聲音蓋住了。

在汽車運輸隊的後面走着兩輛油車，正好第一排機槍子彈打中了這兩輛油車。然後射擊員便向著載軍火的汽車不斷的射擊。於是軍火爆炸了，火花和煙團包圍了汽車運輸隊。

在這之後，塔蘭馬上決定飛回自己的機場，在剛越過前線之後他說了：

「你瞧，咱們白天也飛了。同時還迎頭打擊了騎兵和汽車運輸隊。當然這是順便的事，但是很有益處。」

用一個航行燈

漆黑，沒有月亮的夜間。在白俄羅斯森林上空盤旋着「梅塞爾希米特」，打破夜晚的沉寂。它是在這一地方的上空來回飛着。森林裏似乎是完全沒有人煙。但是「梅塞爾希米特」還是盤旋在森林的上空。飛到邊上去有五分至十分鐘的工夫又飛回來。敵人曉得這裏有游擊隊員，並且有兩架大型運輸機飛到這裏來了。德寇驅逐機在巡邏，等待着這兩架飛機的起飛。

在森林的空地上，隱避着兩架飛機，機長塔蘭和庫茲涅佐夫站在飛機旁邊，憤怒的聽着法西斯帝國逐機的咆哮：

「這麼回事！」庫茲涅佐夫莫明其妙的說：「穿過來，穿過去：它的汽油早就應該沒有了。」
「我想」塔蘭回答說：「這並不只是那一架飛機。機場離這裏很近，第一架飛走了，第二架便換來了。他們想把我們困到早晨，黎明後轟炸機就突然出現。」

一大群游擊隊員站在飛機旁邊，等待着飛機的起飛。飛機的軍火早就卸下來了，傷員現在也坐着或躺在飛機上了。但是敵人的驅逐機還是緊緊的圍繞着森林上空盤旋不已。

科夫巴克的游擊隊在白俄羅斯森林裏同德寇討伐隊鬭爭着。游擊隊員們的軍火和炸藥已經不够用了，於是斯大林同志親自給飛行員們一個任務去援助科夫巴克游擊隊。爲了完成斯大林所給的任務，

就派去兩架飛機和兩位優秀駕駛員——塔蘭和烏茲涅佐夫。

德米特里·庫茲涅佐夫在一九四一年冬季，經過拉多加湖向飢餓的被封鎖的列寧格勒飛過三百次。塔蘭穿過前線，向敵後方飛過數百次。但是對這樣勇敢而富有經驗的駕駛員，在這裏起飛却是發生了極大的困難。德寇驅逐機監視着通向游擊隊的每一步道路。無論那一次飛行——他們是在每天夜裏飛的——不可避免的一定要遇上「梅塞爾希米特」。飛行員揣測到了希特勒份子在這個地區有雷達，所以把他們驅逐機引向我們飛機這裏。

法西斯蒂故意的在空中困守着。他們知道這裏沒有蘇聯的驅逐機而點着航行燈。實際，這使塔蘭和庫茲涅佐夫能够適時的避開「梅塞爾希米特」，但是這太氣人了。

「無恥的東西，還點着航行燈飛呢！」庫茲涅佐夫氣壞了，「好，你們在這裏等着我吧！」他森嚴的說了。

庫茲涅佐夫把噴射彈放在自己飛機的機翼上和水平安定面上。當閃耀航行燈的「梅塞爾希米特」在空中向他飛來並閃爍着航行燈的時候，庫茲涅佐夫就放出了噴射彈。於是驅逐機就像慧星一樣，迸散着火花落在地上了。

從此以後，法西斯蒂再也不敢閃耀着航行燈冒險的飛了。所以現在在森林上空盤旋的時候，也看不到驅逐機了。在飛機上有傷員，等着是不行的，在天不亮需要穿過前線。

於是這時塔蘭有了這樣主意。

「好吧，德米特里，起飛。」他對庫茲涅佐夫說。「我們用一個航行燈滑行和起飛，這樣福利茨（德寇）會認為驅逐機起飛了。」

庫茲涅佐夫很同意塔蘭的想法：

「你想的真好啊！我先起飛。」

驅逐機只用一個航行燈，而大型飛機是兩個，滑行之後便昇上了天空。塔蘭也同樣點着一個航行燈馬上隨他之後起飛了。德寇的驅逐機開始躲避，並很快的看不見了。

當塔蘭和庫茲涅佐夫，第二天夜間飛到科夫巴克游擊隊的時候，游擊隊員們高興的告訴他們：

「你們把德寇嚇跑了，今天一個轟炸機也沒來。」

在未用一個航行燈起飛以前的時候，德寇每天轟炸游擊隊駐地。顯然，驚惶了的德寇飛行員告訴了機場，說在游擊隊那裏，看見了整隊驅逐機大隊。

在游擊隊沒有殲滅了法西斯討伐隊之前，這個時期內塔蘭和庫茲涅佐夫一直飛向了科夫巴克游擊隊。

在這以後，塔蘭領着機隊到克里木去援助了克里木的游擊隊。到克里木和以後在其他戰線上，他不止一次的使用了一個航行燈起飛。

當進行搶渡德聶泊爾河戰鬪時，塔蘭的大隊運過我軍空軍陸戰隊並給他們運送了軍火。經常起飛的機場那裏成天遭到轟炸。這時塔蘭又重新採用了自己的方法，大型飛機一個跟着一個頑皮地閃爍着一個航行燈昇上天空。法西斯認為是驅逐機起飛，所以他們的轟炸機都分散了。

「工作怎麼樣？」空軍少將用電話問了塔蘭。

「正常……我們都工作着。」——塔蘭安靜的回答了。

在敵人的後方

飛機裝滿槍炮和彈藥，向游擊隊飛去了。到目的地還有一百公里左右。

最危險的是在後面。飛機在高空中隱蔽在雲彩的裏面，穿過了前線。沒有降低高度，一直向前方飛去。德寇驅逐機突然從雲中竄出來。瞬間——在飛機上發出了可怕的響聲；火焰籠罩着機翼，但經過兩三秒鐘之後火焰便蔓延到飛機內部。

弗婁洛烏斯基的手沒有離開駕駛盤，但是飛機却失去了操縱。

「失火啦！」跑來的座艙機械員莫斯科列科大聲喊着。

「背上保險傘，跳吧！」弗婁洛烏斯基指揮着。

大家執行了命令，所有的乘員很快的背上了保險傘，駕駛員座艙空了。

失去操縱性的飛機向地面很快的下降，能救人命的時間只有一秒鐘了。

弗婁洛烏斯基背上了保險傘，「大概他們都跳下去了，現在該我的了！」他這樣想着。飛機已經燃燒了，但是無論是火無論是煙，飛行員一點也沒在乎。

忽然座艙機械員跑來：

「機長！大家都跳下去了！」

「那麼你呢？」

「我把軍帽忘掉了。」

弗婁洛烏斯基明白了，莫斯卡列科不願把他一個人扔下。

「立即跳下，我跟着你！」他喊着。

燃燒着的飛機進入了俯衝，速度非常的快。

後來弗婁洛烏斯基自己也不能記清，是他自己從飛機上跳下去的，還是飛機爆炸把他扔下去的。在一個短瞬間他忘掉了保險傘，後來一拉傘環，保險傘打開了，於是經過幾秒鐘之後飛行員落在地上

了。
燃燒的飛機掉在一百公尺以外了。「現在彈藥該開始爆炸了。」弗婁洛烏斯基一想，立刻解下保險傘離開飛機遠遠地跑去，背後發出了轟隆聲——爆炸的炸彈震裂天空，以後完全鎮靜下來。

弗婁洛烏斯基順着田野一直往前走。高大的麥穗衝打着他的臉和手，但是他沒有注意這個。飛行員往同志們着陸的側方向走去。

夜間來臨了。天空平靜地閃耀着星光，除了燒燬的飛機，就再沒有想到剛才發生了什麼災難。弗婁洛烏斯基走了很久：半小時，一小時。以後站下了，把手掌灣成筒狀放在嘴上大聲喊着：

「在這裏？」

「誰」的聽着，他希望能有一個同志回答。他又喊了一次……完全是無聲無息的。

弗婁洛烏斯基坐在地上。這時他才感覺出燒傷的劇烈疼痛——臉燒了，特別是兩手痛得厲害。忽

「上」又覺出強烈的疼痛，他判定是「抽筋了」。

「既」費盡量的想恢復自己正常的意識。這是多麼意外的事呀！現在讓一個燒傷的，腳又痛的人在